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七

兩匈奴叛服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  
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爲  
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右  
子曰比爲右莫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  
師死出然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  
子言之我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  
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  
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  
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  
龍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  
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  
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  
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  
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  
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  
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  
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  
夷宇復邊郡帝從之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  
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卽陵



侯臧官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

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田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二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至單于庭賜單于及胡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各萬

四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  
上谷代八部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修治  
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  
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  
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  
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  
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  
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  
後以爲常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  
拜成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  
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民  
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  
擊二虜莫韃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  
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  
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  
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卽陵  
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  
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  
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  
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  
患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  
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  
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  
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  
兵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  
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  
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矣實誠能舉  
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  
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秋八月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  
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  
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  
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  
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  
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  
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  
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  
權愈多然今既未獲助苟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

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高臺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繡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比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

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與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鞞鞞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

邊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  
丘浮尤鞬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  
冠及繒絲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鞬單于  
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  
醯僮尸遂侯鞬單于

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  
擊却之

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匈立除車林  
鞬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  
侯鞬單于

七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  
通不復為寇許之

八年三月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  
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火火衆拔刀自  
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  
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  
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  
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  
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  
速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



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却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苟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矜口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有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往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眾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為軍司馬

十五年夏四月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後引弓之類并左袵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

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  
羌胡分離唯存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  
事款塞其勢鼎棄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  
域尚未內屬比虜未有豐作巨馬以爲當先擊白  
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  
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  
後匈奴可擊也一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  
山匈奴必并兵出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  
之十二月以秉公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  
都尉秦彭爲秉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  
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奔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  
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實固耿  
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  
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  
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  
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  
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實  
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  
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  
城耿秉彭秦擊匈奴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  
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

祭服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其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家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

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劓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

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十一月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  
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  
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者鎧弩食其筋革  
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也  
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  
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  
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  
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  
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  
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  
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  
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  
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  
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  
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  
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  
與謁者王蒙皇甫接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  
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究豫徐三州稟贍饑民  
上問何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  
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

憊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  
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  
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  
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  
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  
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  
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  
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  
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以  
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

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

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  
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  
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  
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  
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  
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踰嶺  
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一死没三月至玉門唯餘十  
二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  
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  
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俱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

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  
宣蒙顯爵以厲將帥亦至雒陽拜騎都尉 冬

十一月北匈奴皐林溫禹犢王將衆還居涿邪山  
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饑  
詔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  
其地

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  
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十二月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  
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

三百六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十二

劉宋

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  
上郡鈔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  
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  
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爲  
伊屠於閭鞮單于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

禹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  
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  
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  
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

爲不可許司徒栢虞及太僕袁安等以爲當與之  
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  
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  
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  
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衎衎得禮  
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  
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  
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  
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  
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參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  
此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  
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三月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爲  
休蘭尸逐侯鞮單于 五月北匈奴饑亂降南

部者歲數千人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

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今漢家長  
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關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  
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  
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  
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  
邊將雲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  
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  
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  
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  
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  
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  
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  
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晁武皇帝躬服金革  
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  
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  
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

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  
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遠都北庭則不得不  
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  
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  
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  
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  
竇憲遣客刺殺齊虜王子都侯暢太后怒憲懼誅  
自求擊匈奴以贖死

事見竇氏專恣

冬十月乙亥以

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  
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



出塞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復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

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人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

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  
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  
疏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  
耻此二辱者臣子所謂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  
怒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暴漢朝無可  
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  
悅又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  
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  
朝廷焦辱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  
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  
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夏六月竇憲耿秉

出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  
出稠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  
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  
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  
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  
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一十餘  
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  
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  
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單于於西  
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  
令條陳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同還

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  
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  
弟

二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閻寵將二千餘騎掩  
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 秋七月北

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  
朝見 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

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帥子等將  
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  
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  
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

三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十七

馬良

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  
萬四千勝兵五萬

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  
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  
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  
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  
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爲粟邑侯 初北單于既

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  
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  
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  
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

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五年 初竇憲既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

十一月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  
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  
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  
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掩  
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  
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  
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  
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  
議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  
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

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  
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  
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  
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  
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  
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  
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令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  
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  
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  
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  
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

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  
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  
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  
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  
崇微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  
都侯喜為等處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為亭  
獨尸逐侯鞬單于 夏五月南單于師子立降  
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  
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  
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眞鞬日逐王逢侯為  
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

欲度幕北

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

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  
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  
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  
申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蒲  
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  
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  
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蒲夷谷復大破之前後  
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  
而還

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温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

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民尸逐鞬單于

十六年十一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賜而已

三百五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七

卷七

安帝永初三年六月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 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

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懂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莫鞬日逐王破之

四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懂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懂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  
梁懂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  
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  
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  
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  
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  
萬餘人會熙卒即拜梁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  
鴻臚

延光二年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  
曼栢莫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

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  
鞬單于

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  
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脩復障塞庚寅詔黎  
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  
塞下教習戰射

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  
尸逐就單于

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  
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  
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



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  
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  
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  
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  
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上  
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  
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  
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  
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  
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  
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

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  
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  
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  
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  
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  
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九月匈奴句龍王

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  
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  
陽朔方治五原 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  
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

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細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莫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

二年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建康元年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

左部破之

相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元嘉元年夏四月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

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  
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

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  
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  
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  
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  
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墉民數更寇虜室  
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蝗  
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  
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  
輦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

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  
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  
因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  
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  
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  
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斤  
幾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  
文武授之灋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  
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  
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  
涼州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

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栢等匈奴烏栢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栢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 諸羌叛服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

三十一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廿六

沈昌祖

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栢校尉涼州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譟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

十年冬十月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來款率

蓋延等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十一年夏先零羌寇臨洮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大守擊先零大破之

冬十月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亶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徒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隍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

三百七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二十七

黃休

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

中元二年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

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明帝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孝章帝建初二年 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滿種羌人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一種相結爲寇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爲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

三年春正月馬防擊布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恭嘗以言事忤馬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元和三年秋八月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居河北歸義城

章和元年春正月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堯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秋七月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

四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七九

史祖

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二年冬十月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

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和帝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

曰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三十

史祖

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四年冬十月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犇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



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五年十一月護羌校尉貫友遣譯使太上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八年十二月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閏八月燒當羌迷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婁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十年冬十月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建須世營屯白石譚乃設再賞諸種頗來內附迷

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  
十二月迷唐  
等率種人詣闕貢獻

十二年秋九月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  
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  
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  
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  
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  
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  
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  
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羌  
胡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侯霸擊破迷唐種人互  
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  
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  
不滿數十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  
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糜相曹鳳上言  
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  
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  
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  
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  
義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遂依發羌臣愚以為宜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磨設屯田隔塞  
光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  
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脩  
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  
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  
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  
父來降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  
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騎都尉王弘西迎西域  
都護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  
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三十三

徐典

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  
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  
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  
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旣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  
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  
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  
逆者罪 十二月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  
二年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  
人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梁懂還至敷煌逆  
詔懂留爲諸軍援懂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能

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  
並慰譬遣還故地

冬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

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  
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  
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  
帝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灋輸作若  
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  
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  
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  
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出不  
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

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  
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  
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  
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  
報犇北之耻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  
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  
度遣使迎拜騭為大將軍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  
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  
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懂受詔當  
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

間連破走之羗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

狼羗降

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恕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羗攻沒破羗縣鍾羗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

四年二月滇零遣兵寇襄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襄中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乘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三十五

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羗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

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英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民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詔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阻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詔因說禹收羅涼士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三月先零羌復攻

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秋七月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

縱檻卓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五年春正月先零羌寇河湟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宏能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兵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

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

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  
六年六月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  
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  
三百八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三十七  
余從

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元初元年三月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九月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  
冬十月涼州刺史皮揚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衆降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遺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

討之

秋九月尹就擊羌黨昌叔都等蜀人

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

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  
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  
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  
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  
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  
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  
城中怒而不救 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  
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還  
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懂亦坐事抵

四百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三十八

徐從

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懂智能宜宥過  
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  
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  
灑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  
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不  
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  
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  
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  
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  
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  
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



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  
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  
臯減竈而君增之兵灑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  
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  
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  
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臯見弱吾  
今示彊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  
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  
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  
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  
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斬  
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  
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穀  
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  
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三年夏五月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  
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 六月中郎將任尚  
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九月築馮翊北

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

四年春二月任尚遣當閼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 六月尹就坐不能定益

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

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 冬十二月

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此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人詣鄧

遵降隴右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四十一

虞泉源

五年冬十月鄧遵募生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爲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武陽侯邑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

永寧元年春三月沈氏羌寇張掖 夏六月護

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譙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

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  
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大豪  
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  
建光元年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  
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秋七月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  
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  
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 八月賢將先零種  
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  
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口緣山西  
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  
奴南還湟中

三百八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四十一

何文政

延光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  
中破之種衆散遁 十一月燒當羌麻奴饑困  
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三年九月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順帝永建元年二月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  
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六年秋九月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  
間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  
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  
各自儆備續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癸亥年  
二月五日

陽嘉三年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 冬十月護

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四年二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永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四年三月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夏四月癸卯

護羌都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五年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

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二輔殺

三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四十二

何遜

言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

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

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

塢三百所置屯兵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初

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大中

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

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

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

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

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

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趕行首

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旦凍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三月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

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首蒙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  
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  
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  
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  
死自陳帝不能用 鞏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賈  
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秋九月諸羌寇武威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  
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

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漢安元年冬十月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沖降

二百八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四十四

王莽

唯燒何種據參繚未下甲戌罷張喬軍屯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  
貢擊燒當羌於參繚破之 冬閏十月趙沖擊

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眾  
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  
級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軍度竟所將降  
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  
戰而歿沖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詔  
封沖子為義陽亭侯

沖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

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  
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  
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滿狐貍  
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相帝延熹二年十二月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  
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  
羅亭斬其首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三年閏正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  
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  
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  
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  
降其餘衆而還

冬十一月勒姐零吾種羌圍

允街段熲擊破之

四年六月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冬

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  
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闕貪其功稽固熲  
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闕歸  
罪於熲熲坐謫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闕代  
為校尉胡闕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  
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  
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

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大馬齒窮不報大  
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一旦國威  
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厄之中  
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鼠至于東岱其病一  
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秦漢前變  
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  
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  
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暴規威信相激降者  
一餘萬

五年三月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  
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四十六

西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  
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馮受取狼藉屬  
國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  
拜馮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  
貴不遵漢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  
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  
詣規降

十一月滇郡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舉義又惡絕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

誅馮翊先令直以帝璽書請誅相屬規上  
疏自請曰臣聞天子之秋戎醜義及有者皆懼  
朝廷西



顧巨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取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此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鄣閔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起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贊皇草懷糧步走交太上御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

四百一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四十七

理乎白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奴心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十二月詔徵白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兼優宜下止元帥以從衆望宜充舉事朝

延代之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  
郎將西州吏民中關爲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寃  
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  
熲爲護羌校尉

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當前羌破之  
八年春正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五月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  
及秋無日不戰虜悉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  
生口數萬人降者皆餘落封熲都鄉侯

九年秋七月鮮卑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  
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  
毒詛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  
并涼三州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栩掠雲陽當前  
諸種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鳥大破之西羌遂定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  
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靈帝建寧元年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  
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  
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相帝詔問熲曰先零東  
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疆衆不時輯定

欲令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上言  
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  
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  
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疆  
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  
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  
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  
之執而夕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  
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  
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  
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  
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  
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  
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  
所上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  
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皆  
恐頰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  
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